

林怀民——著

高处眼亮

林怀民舞蹈岁月告白

我没有选择成为舞者，是舞蹈选择了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怀民——著

高处眼亮

林怀民舞蹈岁月告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本书由远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授权，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处眼亮：林怀民舞蹈岁月告白 / 林怀民著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495-0417-6

I . ①高… II . ①林… III .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649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6.75 字数：100千字 图片：14幅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10 000 定价：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献给

俞大纲先生

菩提伽耶的阳光

一九九四年，我带着赫曼·赫塞根据佛传故事改写的小说《流浪者之歌》，流浪到印度菩提伽耶。

季节风的盛夏，大地冒烟，万籁俱寂，唯有大觉寺内，佛陀得道的菩提树终日清凉，百鸟喧歌。

毛躁的我，坐到树下，很快就安静下来。许久许久以后，恍然感觉到眉心的温热，睁开眼睛，才发现是由树隙斜斜射照到脸上的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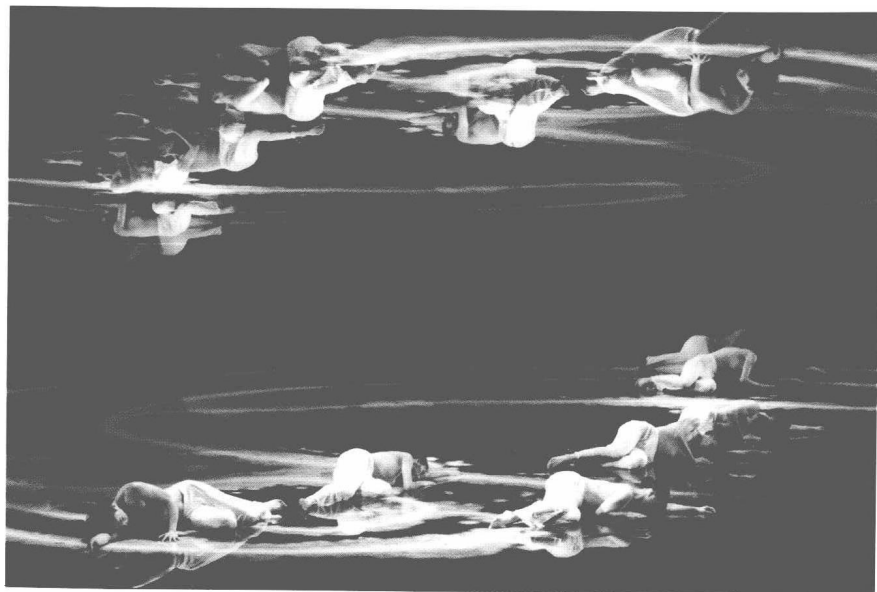
一份从未有过的、安静的喜悦笼罩了我的身心……

印度归来，我不假思索，流水般地编出《流浪者之歌》。静定，沉稳，完全不像我急躁的性情。

我觉得这是佛祖的礼物。

有时候我会想，我如果只能留下一部作品，我希望就是《流浪者之歌》，希望它在喧嚣的时代里，继续带给观众安慰与宁静，像那穿过菩提叶隙，斜斜照射的阳光。





一九九八年，云门舞作《水月》。刘振祥摄影。



二〇〇八年，云门舞作《花语》，舞者为黄嫩雅、蔡铭元。刘振祥摄影。

右图：二〇〇一年，云门舞作《行草》，舞者为周章俊。刘振祥摄影。



右图：二〇〇五年，云门舞作《狂草》，舞者为蔡铭元。刘振祥摄影。





一九八六年林怀民编创《我的乡愁，我的歌》，
在南京东路排练场的巷子里。刘振祥摄影。

目 录

自序 执迷与启蒙	1
----------	---

第一部

跃动中的云门

门后的故事	8
从呼吸出发	12
失足与起步——门外的告白	17
擦肩而过	33
菩提伽耶行吟——《流浪者之歌》编作源起	40
一通没人接听的电话——《家族合唱》创作始末	43
高处眼亮——《风·影》创作源起	52
出走与回家	56

第二部

那些涌进灵魂的

从排队上车做起	66
---------	----

玛莎·葛兰姆的札记簿	72
雅乐见习记	77
风吹荷叶煞	81
红柳树的故事	84
唱给神听的歌	88
温润的关照，深沉的叹息——纽约看《悲情城市》	94
瓦纳拉西	102

第三部

倾听前人脚步声

邓肯最后的旅程	110
《春之祭礼》传奇	120
永远的玛莎·葛兰姆	132
贝拉·列维斯基——根植加州大地的舞蹈家	145
看保罗·泰勒——一个文艺青年的成长与认知	153
康宁汉先生，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165
摘蘑菇去——怀念约翰·凯吉	172
从前卫到娱乐——崔拉·莎普的传奇	179
舞《寒食》遥祭叶公公	188
雅各枕遇梅兰芳——一张珍贵的照片	192
馆前路四十号——怀念俞大纲先生	195

附录 林怀民及云门舞集年表	204
---------------	-----

自序

执迷与启蒙

一九六七年，Rudolph Nureyev 同一天成为《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我废寝忘食，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几吨英文生字查清楚，日夜捧读，最后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这位投奔西方的俄国芭蕾舞星。

我不知俄文的 Nureyev 后面那个 e 不发音，译成“纽瑞耶夫”。一代舞神从此以错误的音译和华语世界的读者，以及后来的观众见面。

录影带尚未问世，在那个匮乏的年代，文字和图片成为认识或误解西方舞蹈的窗口。一幅舞照、一行解说就可以引发我执迷的憧憬。

那年，我是政大新闻系三年级的学生，年纪太大，绝不可能成为舞者，退求其次，立志为舞评家。

因为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的感召，因为执迷，一九七三年，我创办云门舞集。翌年，玛莎·葛兰姆来台，邀我为她在国父纪念馆舞台上的演讲即席翻译，我百辞不得，忐忑上阵，

倒也流利自在。识货的朋友觉得葛兰姆充满象征、隐喻的英文，我竟然出口成章，真不容易。他们不晓得我做足了功课。

美国留学三年，只上过一百多堂技术课；没在任何职业舞团待过，只编过三个短舞，却异想天开成立舞团！我请朋友寄来玛莎·葛兰姆和乔治·巴兰钦的传记。日夜捧读。我看他们如何充实自己，如何训练舞者，如何探索、建立强烈的个人风格，如何与社会应对。我也发现这两位世界顶尖的大师，一个从事革命性的现代舞，一个改造创新芭蕾传统，却都有相同的命运：屡屡穷途末路，舞团多次解散再重组。

葛兰姆舞团在她生前死后，一直藕断丝连地生存，抓到适当的时机，就在舞台上迸放光芒。纽约市立芭蕾舞团是巴兰钦的第六个舞团，在美国世家支持下，长驻林肯中心州剧院，舞台更是根据他的需求量身定做的。然而，传记写道，每夜剧终，送走访客，老先生总会回到顶楼办公室整理一下，然后，不乘电梯，一楼一楼走下来，关掉仍然亮着的灯，节省电费，降低赤字。

因此，创团之初，家父警告我：“跳舞可以是乞丐的行业。”我说，我知道。神祇般的大师犹然如此，渺小的我如何例外？云门生涯，我有憧憬，无有幻想，无暇哀怨，艺术的视野必须拓展，财经书刊也得读，避免穷途末路，让云门人果然变成乞丐。

这本书是我三十多年来学习的札记，记录我在不同时期的执迷、探索与启蒙。

七十年代的文字大部分像是“补习”的笔记。在正常社